

1031/609



沙 陆 墟 著

鸿山恋情



鸿山恋情

沙陆墟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合肥杏花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10,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1,000

统一书号: 10378·153 定价: 1.80元

ISBN7—5396—0009—8/I·10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风格独具的通俗小说。

无锡城东，鸿山古寺，梁鸿、孟光美名流传。四十多年前，烽火硝烟中，这里又有一对青年为民族存亡舍生忘死，与魑魅魍魉斗智斗勇。得道者多助，佛门高手也相帮。他们战斗、周旋在群魔之中，人孤势不单，反如鱼得水；虽险境丛生，终能化险为夷，力挫强敌。这对青年也在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日日夜夜风风雨雨中结下笃厚深情。……

本书情节紧张，悬念迭生，人物栩栩如生，传奇色彩十分浓厚，值得一读。

ABC 09/28 05

序 言

一九四九年以前，我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两部中篇小说。三部长篇小说都在报纸上连载过，其中一部《潘巧云》，发行了单行本，一九八六年四月由海峡文艺出版社重版，改名为《情女潘巧云》。两部中篇合成单行本问世，书名《水浒二妇人》。一九八二年七月以来，我有八部连载小说，分别发表在《新民晚报》、《福州晚报》、《成都晚报》、《无锡日报》、《淮海报》、《无锡县报》、《文学故事报》及《太湖》上。四部长篇小说，分别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粉墨生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魂断梨园》、山西人民出版社出《武夷女侠》、湖南文艺出版社出《上海滩三女杰》。

解放前的五部作品，倒有四部是以爱情为主线的。最近三年来的所有作品，一部也没有把爱情放在主要地位，甚至没有涉及爱情。而这部长篇小说《鸿山恋情》，却以爱情为主线，使我感到手软，下不了笔。而且以后还要应三个出版社之约，写《水浒三妇人》、《水浒三烈女》、《水浒三女将》三部长篇小说。已经七十二岁的人了，还写这一类的作品，似乎很不相称。那种：“妹妹，我爱你……”，“哥哥，天下除了你以外，我就不嫁第二个人……”的情调，实在感到别扭。年已古稀的人，刻划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男女，似乎有点下笔无神，墨不透纸。

雌雄相结合，若单是为了传种接代，那就和禽兽草木无

异。因为有个爱字在里面起着重要作用，便花团锦簇、绚丽多彩了。人们一提到爱，便会联想起鸳鸯来。其实雄鸳是个弃旧恋新的薄情郎。如果人人都学它，便会闹出许多纠纷，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因为是人，就不能单纯追求男女间的性爱，爱是多方面的。例如：爱祖国，便是一个重要方面。男女间的爱，如能和情操、理想、事业等等结合起来，就会产生伟大的力量。

要把人物写活，就要熟悉这个人物，而且有时这个人物与作者共命运、同呼吸。我虽没有生花之笔，却有这点感情。或许凭这点感情，不会歪曲我要塑造的主人公。

我要写的是本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相交时的各类人物。那时，我也还是个青年，我和这些人物在一起生活过，我曾与之血肉相连、生死相共。或许他在北，我在南，但感情上并无南北之分。南面同样有这样的典型。我回忆起那个时代，有许许多多栩栩如生的人物活跃在我的面前，我也年轻起来了。

谁说，七十二岁的人，不能写以爱情为主线的小说？然而，毕竟老了，思虑迟钝了，难免有“画虎不成反类犬”之嫌。方家勿嗤之以鼻可乎？我也因此而自解。

我这部《鸿山恋情》，是写江抗（新四军的东进支系）战士受伤后的情节，因此没有描述他们在战斗中的英雄气概；也因此没有把主线贯串到对敌斗争上去。或许读者会对此感到笔力的不足。但由于主题的局限，我也只能请读者原谅的了。

三中全会后，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粉墨生涯》，是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的；如今我这部《鸿山恋情》以爱情为主

线的长篇小说，又由安徽文艺出版社首先出了，这不是巧合，也不是偶然；而是彼此结下了深厚的真挚的文墨姻缘。不能不写此一笔。

是为序。

沙陆墟

一九八五年菊花之月

写于无锡恬畅园



作者像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回	夫弱妻强频频吵闹1 志同道合息息关连
第二回	鸿山脚下发兵袭敌17 张塘桥头扫路杀狗
第三回	夜袭望亭通讯兵捐躯32 晨投浜兜指导员治伤
第四回	华杏英摆阵戏恶鬼47 徐阿德采瓜待亲人
第五回	床底下有洞可钻62 灶头上无话不谈
第六回	吴芹月下谈旧事77 陈冰灯前治新伤

第七回	裘亦明遗言见赤诚 华杏英馈物表情谊	93
第八回	陈护士请医遇义贼 强医生施药捉浪人	108
第九回	动手术吴芹死而复生 勤护理陈冰夜以继日	124
第十回	老夫妻灵机应变 小姐妹妙语如流	139
第十一回	伏莲治伤杀匪徒 吴芹避难扮和尚	155
第十二回	青莲庵吴芹遇良 坟堂屋陈冰遭匪	171
第十三回	小和尚转移铁山寺 老香伙焚毁坟堂屋	187

第十四回	来法接引小英雄 陈冰医治老和尚	202
第十五回	铁山寺吴陈脱险 张塘桥徐蔡扬威	216
第十六回	肝胆照天渔船应变 风雨同舟芦荡避难	232
第十七回	访亲人重还鱼水乡 破封锁乱点鸳鸯谱	247
第十八回	英雄儿女携手回原籍 革命医师运筹赚汉奸	262
第十九回	女护士假扮江湖婆 老妈子巧救乡村姑	279
第二十回	叛徒出卖辛黄遇难 勇士合围吴芹凯旋	295

第一回 夫弱妻强频频吵闹 志同道合息息关连

《江南好》：江南好，最爱古梁溪。绿水迢迢山隐隐，民风穆穆物萋萋。气节笑天低。

话说在江南无锡县城东去三十余华里，有座鸿山，是块山明水秀、风光旖旎的好地方。这鸿山，是汉代文学高士梁鸿所居。这座鸿山并不高，由于梁鸿隐居于此，便大大的有名。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里开头两句，便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鸿山之有名，端的是靠了这位东汉文学家梁鸿。

鸿山，在很久以前，有铁矿，本名铁山。山之南麓，有一古刹，名铁山寺，由于梁鸿、孟光卜居于此，改名为鸿隐堂，今又恢复铁山寺原名。

铁山寺之西约二华里，有一皇坟，为周文王的伯父泰伯墓地，史称泰伯墓，乡人则叫皇坟，所以铁山又叫皇山，但如今大家都叫鸿山了。

汉代有两个都城，西汉建都在长安，东汉迁都于洛阳，梁鸿又怎么会从河南到江南来的呢？原来梁鸿在青年时代，不畏权势，敢于著文批显要们的逆鳞，因此为当朝权贵所不容。可是另一面，他的高风亮节，却为京师人士所推崇，是个天下闻名的文学家和水利专家。当时有个名叫孟光的女

子，生得面如锅底，鼻如葱管，耳大招风，口大吞牛，一句话：丑陋极了。到了三十岁还未嫁人，是不是心存晚婚呢？不是的。若说貌丑，破钵头也可配个碎缸盆，麻婆子也可找个髡髻公，终不致长期存放仓底呀！

孟光的老父亲有点担忧了，问道：“阿光，你想屁股头真的光溜溜到老吗？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了。我们家里又非常富裕，人家也有个贪图，就找个门当户对之人拜堂成亲吧，让我了掉一桩心事，早点抱个外孙儿。”

孟光把嘴一呶，答道：“阿爷，女儿不是不想嫁人，象我这副煤炭般的脸盘儿，谁来娶我藏之金屋呢？然而女儿也自视颇高，目下的男人，一个也看不上眼。”

“那么，你要找个什么样的郎君呢？”

“除非象梁鸿那样有节操的人，女儿才肯一个心眼儿嫁给他哩。”说着，羞涩地一笑。心想：“我这样比无盐娘娘还丑的面貌，知道梁先生要不要呢？不要帽子没戴着，却落了个样子给人家，多丢脸啊！人家是个大文学家，谁希罕你家里有几个臭钱？别癞蛤蟆跳在戏盘里自秤(称)自卖了。……不，不，人家是个大文学家嘛，他的审美观念与众不同。他不取外貌，却选内德，或许他就是爱我有颗洁白无瑕的心。司马相如还看中一个寡孀哩，不惜一曲《凤求凰》，来个卷包潜逃。和一个二婚头私奔，司马先生爱的正是卓文君那颗美好的心。”她这么一想，怎么不从心底里笑了起来呢？但是，公开向老父亲提出自己的意中人来，说什么也会害臊的。

老父亲听了，叹了一口气，说道：“只怕梁先生不要你这个丑小姐，看来你只能一直做老处女的了。”

“梁先生不要我，我就不嫁给他。”

“不要你，怎么嫁给他呢？”老父亲抽搐着苦笑着的脸。

不料这几句对话，传进了梁鸿的耳朵，梁鸿便央媒娶了孟光为妻。梁鸿得罪了权贵，在京师站不住脚，便带了孟光来到江南水乡，卜居于无锡西仓东面的一座树木葱郁的小山腰——鸿山铁山寺，夫妻两人种田为生。孟光摒绝了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生活，荆钗布裙，亲自舂臼，每为梁鸿进食，总是把盘子举到和眉毛一样高，这就是形容夫妻和睦的“举案齐眉”出典。梁孟的夫妻爱情，越老越笃，后人为纪念梁鸿，把铁山改名鸿山；附近的一个大市镇，称做鸿声里，不知谁把鸿字简写为洪字，写成洪声乡，把个纪念意义都给简掉了。

梁鸿来到无锡，又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由他设计，开凿了一条溪河，西南自大箕山西坡起，东北延伸与“大运河”相接，使“大运河”与太湖得以贯通，有益农田，有益航行，还免除了这一带的旱涝之患。后人纪念他，把这条溪河定名为梁鸿溪，简称梁溪。无锡别名梁溪，便是从此而来。如今无锡市区最大最新型的一座桥梁，叫梁溪大桥，最大最新型的一所旅舍，叫梁溪饭店，便是纪念这位为民造福的梁鸿高士而命名的。梁鸿这一姓名，将与无锡并存于世，青史名标，万古流芳。

闲话少说，还是言归正传吧。

却说**在鸿山南面二华里处**，有个村庄，名叫**浜兜上**，住了十几户庄稼人。其中有一对小夫妻，都是一九二〇年出生，今年该是二十一岁了。男的出娘胎时正是正月，“梅为百花魁”，取名梅根；女的降世时乃是农历二月，“红杏枝

头春意闹”，故名杏英。杏英娘家是东亭华氏，为锡邑望族。梅根是《百家姓》上第三姓，子孙满堂的孙字。华杏英是初中毕业生，孙梅根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华杏英认为一个书香门第的小姐嫁给一个庄稼汉，是彩凤随鸦，枉屈了自己的终身，因此常常口出怨言。孙梅根虽然小心翼翼地伺候她，华杏英还是不够如意，于是三日一小吵，五日一大闹。结婚半年以来，凡是小吵，孙梅根便用蓝铅笔划上一横或竖上一直，在墙上记笔账，一个正字就算五次；大闹则用黑铅笔如法炮制。到上月底结算一下，大闹三十六次，刚满天罡之数，小吵七十二次，凑成地煞之限，合起来便是梁山泊忠义堂上的一百零八将，僧尼手上一百零八颗弥陀珠。可称得吵闹频繁的了。可是华杏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今天是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也便是农历庚辰岁闰六月初九，再过七天便是立秋，现在正逢大伏天，天亮不久，红彤彤的太阳更挂在东方，向人肆虐。昨天午后，虽曾下了一场大雷雨，气温反而升高了，预计今天中午的最高气温，可达三十八到三十九摄氏度。

孙梅根一早就起床了，刚出大门，向右拐了个弯，走不到五步，只见西村头的杨阿生双手端着个红漆马桶在嘀咕：

“没看见这样的懒料货，自己撒尿拉屎的马桶却吩咐我来倒，真不象话！”嘴里说着，身子象只老绵鸭般摆呀摆的向前移动。

孙梅根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心想：“这个怕老婆大王没半点男人气概，替老婆倒马桶，把‘天字出头夫为大’的架势全拆了，真正的坍男人的台；若是我，还不把红漆马桶打个稀巴烂。”想到此，便抢上一步，说道：“阿生，干吗唉

声叹气的，掇着个马桶还挺有把式哩。”

“我也没办法，娶着了这个九天玄女娘娘，传下懿旨，谁敢违抗？免淘气嘛！”杨阿生似乎有点委屈。

“哼，你也太没有骨气了，换了我……”

孙梅根正说到这里，却不料华杏英早在他的背后，跟屁股来了。便起右手三个指头把孙梅根的右耳朵用力一捻一拎，把个孙梅根痛得几乎叫起娘来。华杏英喝道：

“换了你，怎么样？”

“换了我，二话不说，端着马桶把粪便倒在茅坑里，奔向池塘边，洗它个一干二净，晾在场南头就是，嘀咕的什么呢？”

杨阿生看着孙梅根一副尴尬面孔，几乎把隔夜饭都喷了出来。

孙梅根虽然转变得快，顺着华杏英的意回话，可是华杏英并不宽恕他，仍旧提着耳朵把他拎到自己的大门口，骂道：

“我知道你，当面依头顺脑，背后却在霉我。你肚子里几根筋，我还不知道？你想借着倒马桶造我的反。”

“没有这回事，我哪敢造反？不过，你也不能太欺压我，我哪件事待亏了你，你是个初中毕业生，肚子里的学问比我大。也应该知道这里铁山寺，从前住过一对好夫妻，传说他们从未口角过。”孙梅根说到这里，把腰背挺一挺直，觉得男人不该象斗败的公鸡。

“你要叫我举案齐眉吗？老天生了你的人却没有赐你的福，你有梁鸿那样的大学问吗？若有，我华杏英甘心情愿侍奉箕帚、举案齐眉。可是摆在面前的，我碗墨水也比你多喝几杯。”华杏英的腰背似乎挺得比孙梅根更直。

孙梅根只是摇头，无可奈何地说了一句：“可是还得用我的锄头养活你！”

“什么话？”华杏英怒了，“你养活我？我是带了妆奁来吃的，不说别的，连个子孙桶*也是我娘家带来的。一个小学毕业生，也只能和锄头铁耙打交道了。我问你三角形里三只角的总和是多少度？”

“我不知。”

“连这点三角的小知识都不懂，你还能飞黄腾达吗？我的终身完了。”

“三角小知识？我只知道三角并不好，三角恋爱，尖刀相会，要弄出人命来的。”

“放屁！”这下，华杏英真的气坏了，“谁和你谈三角恋爱？”

“你和我谈三角恋爱。”

“你肚子里塞满了十七、八根擀面杖，真的是一窍不通。我谈东，你却扯向西，我嫁着了你这样的蠢物，前世作了孽。”华杏英气得脸皮发青，话音也有点发颤。

“哼，我才通哩！多喝砚墨水有什么用？你就是仗着这点文化来压我，蓦地一听很有理，仔细一想，全是横对！”

“你这个没爷娘教养的杂种，敢来顶撞我！”

孙梅根一直是逆来顺受的，现在见对方骂到自己爷娘的头上来了，不由得恼怒，心想：“我是杂种，难道我的娘不守妇道？怪不得谈到三角不三角，原来话中带刺。”想到此，火冒天灵盖，气冲鼻头管。举起拳头，做个架势，便要

* 嫁妆中最大的一只马桶，叫子孙桶。这是苏南人讨的口彩。

打过去。华杏英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呼天抢地喊道：“你别打坏了我的儿子！”

“嘿！”孙梅根十分惊奇，心想：“你和我结婚才半年多，哪来的儿子？莫非你在娘家已有了私生子；你这个三角恋爱的女行家，却早给我带绿头巾来了。应该问问清楚，也好一刀两断，免得三天两回受气。”便道：“你的儿子在哪里？”

华杏英拍拍自己隆起的肚皮，说道：“儿子在里面。”

孙梅根听了，禁不住破涕一笑，举起的拳头象受了热的矿烛早弯了下来。说道：“原来如此！如今国难当头，应该一致对外，你也不该老欺侮我。”

“这句话才是个有志气人说的了。我在中学里读书，就爱做抗日救亡工作。好好，你我一致对外。”华杏英泛青的面皮转了红。

孙梅根一听乐了，说道：“只要你不欺侮我，我甘愿伺候你。”

正在这时，只见东边有个少女驮着一个小伙子急奔而来。孙梅根看到这种情景，便想：“又是一宗三角恋爱，双雄夺美，尖刀相会，那个男的伤了这个男的，女的更爱这个男的，怕被那个男的杀死，所以拼着命背着这个男的飞奔。否则，太阳刚出土不久，就会发生这种急忙的情节呢？……”孙梅根还没有来得及想完，那少女驮着那个小伙子已经冲到面前，便想跨进大门。孙梅根把双手一拦，说道：“你们自作自受，莫把我的屋子当作防空洞。我们种田人都是清清白白的。”

那个少女听了，叹了一口气，双脚也收住了。只见她气